

合肥方言的趣味

□王唯唯

我在安徽合肥已经生活了23年。合肥因东淝河与南淝河在此汇合而得名。说到合肥，大家都知道“合肥老母鸡”全国闻名。其实，不是合肥的老母鸡如何好吃，而是因为合肥的方言把“老母鸡”念成“老抹资”，被一些外地人引为笑谈。合肥有这么一个家喻户晓的顺口溜：“从肥东到肥西（肥西），买只老抹资（老母鸡），放到湖里死一死（洗一洗），差滴跑了资（差点跑了鸡）。”凡是到合肥来的外地人，如果能把这个顺口溜说好了，表明他会讲合肥的地方话了。

记得我刚到合肥时，因听不懂合肥方言而闹出笑话。那天刚到办公室，同事一脸痛苦表情

地走了进来，我问发生了什么事，同事说：“科朗头痛。”我一惊，问给谁磕头？同事笑了，拍着他的膝盖说：“我是说我的科朗头，你想哪去啦。”

合肥方言最显著特点是北腔南调，音色和发音力度偏向北方，较刚劲；而语音是偏向南方，音变非常多。在合肥话中合音现象非常多，三个音节缩减为两个音节，两个音节缩减为一个音节，这意味着用精简的语言做了最大的表达。

在合肥方言中，还有许多词汇的含义与众不同。例如，指人“说谎”叫“屁磨”，说人“胡闹”称“搞脏”，赞人“能干”为“停当”，讥人“肮脏”曰“拾弄”；称“有趣”

为“得味”，谓“闲谈”为“呱淡”，讲“稀罕”为“缺井”，“开玩笑”为“逗猴”，“脾气怪”为“精味”，“是谁”为“啥个”，“什么东西”为“哄东西”，“水壶”为“炊子”，“今天”为“街个”，不在乎、无所谓、大包大揽多种意思都说成“好大事”。至于口称“我滴个乖乖”则表示惊讶之意，“小捣姊姊”为民间的口头禅，并无骂人之意。

要想学会一个地方的方言并且完全领会意思，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至今有些方言，我还是没弄懂。比如上个星期，朋友来电话告之，儿时的玩伴小三子屁得了，我完全搞不清楚是啥意思，后来才晓得“屁得了”是“死了”的意思。

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、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邮箱：730156805@qq.com

坐席

现在，人们把参加宴会用餐通俗地叫作“坐席”。其实，“坐席”一词古已有之。为啥要说成坐的是“席”呢？那是因为中国古时候没有凳子、椅子，都席地而坐，下面垫着的就是席子。“坐席”这个词，语义还有发展变化。最早是指座位，如：《韩非子·说林下》：“卫将军文子见曾子，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，正身於席。”到后来，就慢慢转化为坐上宴席的意思了，如：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三回：“上头正坐席呢，二爷快去罢。”孙犁《白洋淀纪事·识字班》：“过阳历年，机关杀了个猪，请村里的男人坐席，吃了一顿。”

过去，厅堂里一般是四方的

八仙桌，面向门口的一方为上席，背向门口的一方为下席。中国人历来讲究长幼尊卑，上席为最受尊敬的席位，长者或尊贵的客人往往安排上席就坐，其次是下席，再其次才是两侧的座位。那时，有红白喜事举办宴席，来的客人多，就要分清辈分就座。长辈为尊，同辈人以年龄长幼为序。即使有的人年龄小而辈分高，是同桌年龄大些的人的“老辈子”，那也一定要请到上席就座。

我们四川方言中有“上席不坐坐下席”的说法。其实，坐席时只要能分清长幼尊卑，都会按规矩就座。不讲规矩是会被人耻笑的。

□夏孟珏

“上席不坐坐下席”这个俗语，往往用来比喻为尊不尊，甘愿居于卑贱位置的情况。大多数时候人们认为，这与客气和谦虚无关，纯粹是坏了规矩。例如，改革开放后不久，当教师的黄信决定辞职，要下海经商。有同事劝他：“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。你放到上席不坐坐下席，弃教从商，往钱眼眼里钻起去受苦受磨，何苦哦？”又如，唐老西因为一点小事与侄儿吵起架来，以至于双方都破口大骂。有人就说他：“你也真是，放到上席不坐坐下席，你个老辈子，和晚辈人对到乱噤（骂），你也好意思？”诸如此类。

□吴兴刚

今谈起此事，二弟还有些得意：“看，我是不是金手指？”

后来，跳出“农门”，吃上了商品粮的我，也亲历了一次“拈坨坨”。只不过，这次分的是猪肉。单位把猪肉装在黑色的口袋里，系紧袋口，用数字编了号，参加分配的人依次“拈坨坨”。

这次“拈坨坨”非常顺利，没有出现以前分东西时挑肥拣瘦的状况，更没有出现“骂大街”的现象。过去经常为分东西不满意骂骂咧咧的几个家属，这次竟然谁也没有现场打开口袋看，更没有谁现场发飙，而是默默地跟在提起口袋的老公后面，回家去了。

说了半天，有些人回过神来了：你说的“拈坨坨”，不就是我们说的“抓阄”嘛。

□王斌

的沙子里往米缸里倒。

还有让赵婆婆更气的。那天晚上，一家人准备看电视，一打开电视，却发现荧屏没得图像。赵婆婆这才想起，下午时候，孙子搬了一根小板凳放在电视机前，人站在上头，手里头还端了一杯水。当时不晓得他在干啥子，现在才晓得，他把杯子里的水泼到电视屏幕上了。

如今，赵婆婆最大的感受就是，每天看管一岁多的孙子，真的比看管一头大牯牛还恼火。

拈坨坨

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家有了20多只黑山羊。这些黑山羊中有只大母羊是我家二弟“拈坨坨”拈来的。

那个时候，农村实行“包干到户”。“包干到户”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分田分地、分牛分羊。分的方法，除了按人口，实行田地远近搭配，牛羊按大小搭配外，对于一些挑剩的，特别是偏远的、贫瘠的土地，还有那些年老体弱的牲畜，采取的办法就是“拈坨坨”。

这天，眼看剩在圈里的羊越来越少，只有几只老弱病残了。轮到我家“拈坨坨”，父亲推了一下站在他面前的二弟说：“老二，你去试下。”

当时只有十岁的二弟稍稍

迟疑了下，就不紧不慢地走到剩下不多的纸坨坨前，毫不犹豫地抓起一个，交到在场主持分羊的生产队长手中。队长打开纸坨坨，愣了一下，脸色有些变了。他看了看他的父亲，回过头来，轻轻地宣布：“吴老二，拈到了2号老母羊。”

“哇，2号老母羊，吴老二的运气真的好。”众人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二弟和父亲。后来才晓得，2号老母羊本来是放牧的队长父亲早就看好的，谁知却让我二弟一下子就拈到了。

这只看上去有点老的大母羊，实际上是一只好母羊，几年里，一连为我家下了五胎十只母羊羔，是当之无愧的“英雄妈妈”。

时隔差不多四十年来了，如

娃娃岁半 翻坛倒罐

我们院坝头的赵婆婆家孙子出生时，硬是把一家人高兴惨了。孙子长到1岁多，爸妈要上班，赵婆婆一个人带。

那天早上，赵婆婆带孙子到院坝头去耍，她回屋去解个小手，出来就看到孙子手里头拿了一把不晓得从哪哈翻出来的生锈菜刀，正挥舞着追赶院坝里的那些鸡。“祖宗，先人板板！”吓得赵婆婆惊抓抓就叫喊起来了。

带起孙子进了屋，赵婆婆正

埋着脑壳洗菜，听到身后“噓噓噓”响声，一回头，才发现原来是孙子把烧水的茶壶翻出来了，揭开了盖子，正往茶壶里屙尿，“先人板板，你这是要让我们用原来烧开水嗦……”赵婆婆顿时哭也不得，笑也不得。

那个中午，赵婆婆在院坝头和张嬢嬢摆龙门阵，一转身，身旁的孙子已没了影子。赵婆婆找到屋里头，就看到孙子揭开了米缸盖子，他平时吃饭的那个小碗里装满了沙子，他正在把碗里

人不识货钱识货

□陈世渝

人不识货钱识货，意思是人不能识别货物的好孬时，可以根据价格高低作出判断。一般来说，价格同货物质量是成正比的。

两款手机，1000块钱一部的经常卡，而5000块钱一部的黑流畅，人不识货钱识货嘛。

超市里有几种鸡蛋，其中有五六块钱一斤的圈养鸡下的蛋，也有八九块钱一斤的跑山鸡下的蛋，还有十几块钱一斤的土鸡蛋。乍一看，靛些蛋颜色大小没啥子区别，但吃起来好不好吃区别逗大了。价格相因的蛋，蛋黄白卡卡的，点都不香。而越贵的蛋，蛋黄都是红彤彤的，一分钱一分货，人不识

货钱识货。

数年前，我花100多块钱买了双皮鞋，穿起来硬梆梆的，质量不大好，款式黑一般，囊中羞涩图相因逗买了。可是没穿好久，逗脱胶、绽线、鞋底断裂，把我气到了。有了那次的“教训”，从此以后，凡是买东西时，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，我啥子都要尽量买好的、贵一点的，往往物有所值，明贵暗相因。比如，我有回花七八百块钱买的一双皮鞋，漂亮好看，质量上乘，穿着非常舒服，跟那些Y货相比，简直是天壤之别，几年也穿不烂，以一当十，真应了那句俗语——人不识货钱识货。

上场客

□徐宇

在川北大巴山里，赶集叫赶场。上场客，原指到集市上去赶场的人。来者都是客嘛，是受尊重的人。后来，这个词含义变了。有的上场客，见面就打架。不知内情的，还以为街上人欺负乡下人，细问才知道是上场客遇见了上场客。一山不容二虎，双方大打出手，打得头破血流。

前些年，村里一些老实巴交的人，到了场上就踮起脚往热闹处钻，稀奇倒是看够了，殊不知自己的腰包丢了。平时辛辛苦苦积攒的几个钱，捏出汗来都舍不得花，可瞬间就不见了，这口气怎

么能怄得过？只有无助地呆在那儿捶胸顿足，嚎啕大哭，甚至用自己脑壳猛撞墙壁。最后一问经过，旁人就说：“遇见了上场客。”

老人最爱说：“热闹处莫钻。”意思是人多混乱，上场客容易下手也易得手，大家要提高警惕，防字当头。

此时，相信大家应该明白“上场客”是什么意思了吧，这里的“客”，纯属贬义，是专指混迹于拥挤的人群里，浑水摸鱼，猎取目标，伺机下手的人。上场客是指刺别人包儿的小偷，又叫三只手、扒手等，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

洗二筒

□胡华强

要说清楚“洗二筒”这个方言词，还得“从头的说起”。

这里的“二筒”不是麻将牌那个“二筒”，而是指“两根竹筒”。其实“竹筒”也不完全对，这里的“竹”不是慈竹、楠竹、斑竹的“竹”，而是一种

叫“楼梯竹”的植物。“楼梯竹”其实不是竹，是一种大型芦苇，大概是被称为芦竹的植物。“楼梯竹”我们又称之为“笼包竹”，春夏疯长，秋天天花红似火，然而本身几无作用。如果还有点作用，大概就是在每年中秋节的时候，砍下它，剥掉它外面的叶鞘，用那翠绿光滑的棍子来打糍粑。糍粑具有很强的黏性，会黏在棍子上，这时大人

往往会叫馋嘴的孩子舔吃棍子上的糍粑，这个动作就叫“舔耙棒”。一般打糍粑的时候都是由两个人各持一根棍子，所以，“舔耙棒”又叫“洗二筒”。

川渝方言以此比喻“以告密或者巴结别人试图获取好处”的意思。“舔耙棒”比较直接，容易激怒对方，有时就换成“洗二筒”，稍微委婉一点，但是意思完全一样。“舔耙棒”精彩在一个“舔”字，重贪婪意味，“洗二筒”精彩在一个“洗”字，重巴结意味。

比如有人家喜欢找村里的富裕人家打干亲家，就有人在一边说闲话：“还不是为了洗别人的二筒！”